

#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粮食作物“床”名实辨析<sup>\*</sup>

苏金花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出土文献,结合正史、地方志、农书等传世典籍,对床的字体、名称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床是北方以及西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由于地域、习俗、时代差异,名称、写法各有不同。床别名穄。所谓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唐宋时期床的名称出现以稷冒穄的现象,明清以后虽逐渐得以厘清,但稷穄分歧产生的影响遗留至今。明清至民国以后,床的名称又出现黍、床、穄合称为黍或床或黄米的现象。这些称法在各地方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不同区域名称相同,所指却不同。

**关键词:**床 眖 敦煌吐鲁番文书

床,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传统典籍中记载并不多见,是西北地区对于糜子的一种俗写。床是黍之不黏者,俗称糜子。由于床别称穄,所谓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唐代苏恭误将稷作为穄,稷是粟,俗称谷子。从而在唐宋以后引起混乱。明清以来虽有徐光启、程瑶田、陆陇其、崔述等作了考辨,但是仍未廓清混乱的现象,依然有不少农书、地方志中记载有误。明清至民国以后,文献中又出现了黍、糜合称为黍或糜或黄米的趋势。如果不加甄别,在使用资料时会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目前在一些简牍文书的注释以及研究文章中都出现了关于床或糜的一些不准确的论述。<sup>①</sup>本文利用出土文献,结合正史、地方志、农书等传世典籍,对床的字体、名称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以期能对历史上床的名实演变特点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 一、床的字体演变

从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看,床,本字为糜,读音有 mi、mei、men 三音,正字有糜、糜、糜、靡以及床、蘖、糵等。

传统文献中出现床,最早见于隋唐时期。《隋书》载琉球国,“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sup>②</sup>唐释道宣《四分律行事钞》载,“五似食者,床粟、麌麦、莠子、错麦、迦师等五种。”<sup>③</sup>释玄应《一切经音义》载床音 mi,字体作糜、糜。《大涅槃经》载,“床,字体作糜、糜二形,同忙皮反(笔者注:读作

[作者简介] 苏金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传统经济再研究——以制度转型为视角”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2 页载:“【集解】[一]黍米,黍米即糜子”;“第 461 页载【集解】[靡],与糜子古通。糜属禾本科黍属,又称黍、稷。”将糜子和黍、稷混淆。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 年第 1 期)称:“黍,即俗称的糜子”,将二者等同起来。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称:“糜,简文写作糜,也有作糜者,互通。《说文》云:稼糜也,《集韵》赤苗嘉谷也。《尔雅》注云:赤粱粟。发掘出土实物,红色、细粒,比谷子小。”对糜采用的两种解释都不确切。穄指碎米;红粱粟指粱米,属于粟类。文中关于稷米的解释也值得商榷。班睿、韩华《汉代甘肃河西地区农作物浅述——以历代出土汉简为例》(《丝绸之路》2009 年第 4 期)对稷米解释混乱,既说是粟类,又讲与黍一类二种。韦双龙《敦煌汉简所见几种农作物及相关问题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对黍的解释为黍子、糜子,概念不清。高荣《汉代河西粮食作物考》(《中国农史》2014 年第 1 期)将黍释为糜,却将汉简中“糜”释为另物;更将青黍释为青稞,大谬。其他不再一一罗列。

②《隋书》卷 81《东夷传·琉球国》,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824 页。

③[唐]释道宣:《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按:《庶物异名》称莜麦为错麦,迦师亦指错麦。参见《翻译名义集》卷 7,四部丛刊景宋本。

mi),禾,穄也。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也。”清孙星衍校曰:“床即穄省文。”<sup>①</sup>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载床音mei,字体作麋、糜。《大涅槃经》载,“床,美悲反(读作 mei),其字正体应作麋、麋二形,谓禾,穄也。方言云:关西谓之麋,冀州谓之穄,音祭。”<sup>②</sup>或音 mi,字体作糜。《四分律》载,“床米,字体作麋,王皮反(读作 mi),《吕氏春秋》曰饭之美者,有阳山之穄,高诱曰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律文有作秫字,音述也”,<sup>③</sup>此秫字应是穄之误。<sup>④</sup>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麋,音门,赤苗也。”<sup>⑤</sup>音 men,字体作麋。沈括《梦溪笔谈》载,“麋麋音门,今河西人用麋字而音麋。”<sup>⑥</sup>音 men,字体作麋。司马光《类篇》载,麋有三音,“忙皮反,穄也。又旻悲切,赤苗曰麋。又謨奔切,《说文》赤苗嘉谷。”<sup>⑦</sup>音 mi、mei、men,字体作麋。

河西汉代简牍中未出现床字,一般写作麋、麋、靡等字。

居延汉简多写作麋,“入麋小石卅石”,<sup>⑧</sup>“入麋小石十二石 始元五年二月甲申朔丙戌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验隻”“入麋小石十四石五斗为大石八石七斗……”“出麋大石三石四斗八升……”“出麋百卅四斛 用 十二月口口”。<sup>⑨</sup>肩水金关和甲渠候官汉简主要写作麋。肩水金关,“出麋小石五六斗 史田口口张掖传马二匹往来无日食积十五匹,匹食四斗”“今余谷五百卅九石四升 其二百八石八斗五升粟 三百四十石一斗九升麋”“出麋小石十二石以食传马二匹一月食”;<sup>⑩</sup>甲渠候官,“右农后长无害官 当转麋麦八十石输甲渠候鄣 已转麋八十石毕”,<sup>⑪</sup>“凡出谷五百五十三石二斗十一月簿 其三百五十石三斗三升少粟今三百六十石三斗三升少口 百七石就都三升少麋今九十七石九斗三升少”。<sup>⑫</sup>敦煌汉简中写作麋或靡,“凡麋二百五十三石三斗少”“今余麋百七十二石三斗七升”“出靡九斛 正月出”“出靡五斛一斗 正月十一日中舍子通取”“入粟靡黍十八斛 其二十黍斛粟五十一斛靡”。<sup>⑬</sup>黍为七。汉代,床是屯边戍守将士的主要粮食,也是喂养马匹的精饲料。

晋唐时期床字普遍出现在新疆和河西地区,楼兰、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简纸文书有大量记载。

楼兰文书记载,“将张金部兵廿一人 大麦二顷已截廿亩 下床九十亩溉七十亩 小麦卅七亩已截廿九亩 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莳九十亩”“出床卅一斛七斗六升给麌将尹宜部兵”“出床廿八斛”“出床五十斛四斗麌兵贾秋伍何钱虎等廿八人人日食六[升]”。<sup>⑭</sup>这些都是关于军中屯兵种植和支领食用床的记载。

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中的借贷、租佃、雇佣、田亩、赋税、收支簿等有许多床的记载,敦煌文书偶尔也写作麋。<sup>⑮</sup>吐鲁番文书如《北凉玄始十二年(423)翟定辞雇工契》载翟定辞于“玄始十二年某月廿二日,雇佣王里、安儿、坚彊耕床到申时,得大绢口疋, [下残]”,<sup>⑯</sup>又《高昌延昌二十二年(582)康长寿

<sup>①</sup> [唐]释玄应撰,[清]庄炘、钱坫、孙星衍校正:《一切经音义·大涅槃经》卷33“粟床”,清嘉庆苑委别藏本。

<sup>②</sup> [唐]释慧琳、[辽]释希麟:《一切经音义·大涅槃经》卷33“粟床”,日本狮谷莲社刻本。

<sup>③</sup> 释慧琳、释希麟:《一切经音义·四分律》卷42“床米”,日本狮谷莲社刻本。

<sup>④</sup> [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黍穄第四》,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sup>⑤</sup>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7《毛诗音义下》,清抱经堂丛书本。

<sup>⑥</sup>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6《药议》,《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sup>⑦</sup> [宋]司马光:《类篇》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⑧</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sup>⑨</sup>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居延汉简甲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2、78页。

<sup>⑩</sup>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2、134页。

<sup>⑪</sup> 李迎春:《居延新简集释》第3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59页。

<sup>⑫</sup> 马智全:《居延汉简集释》第4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07页。

<sup>⑬</sup>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35页。

<sup>⑭</sup> 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3册,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407页。

<sup>⑮</sup> P.2838《唐光启二年安国寺入破历》载“麋陵斗,厨田入”,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29页。

<sup>⑯</sup>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载,延昌廿二年壬寅岁二月廿二日康长寿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到十一月卅日还入正作。岁出价,要得床麦伍拾斛,麦贰拾伍,床贰拾伍。平斗中取使净好。若过期不偿,听挫家财,平为麦值。<sup>①</sup> 康长寿借贷麦床,为债主岁作充当借贷的担保和利息。敦煌文书如P.2803《唐天宝九载八月—九月郡仓纳谷牒》载天宝九年敦煌县百姓用床纳税、和籴。八月二十八日纳天敦煌县百姓天九二分税床104硕,九月十四日纳敦煌县百姓天九二分税床86硕。<sup>②</sup> 《唐年代未详(八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载,支给营田户家口粮食有小麦、青麦、豆、粟、床、麻子6种,其中小麦、青麦、豆、床比例较大,有4户床的比例最高,超过小麦。<sup>③</sup> S.147514v15v《便麦契》载卯年三月十四日“当寺僧义英无种子床,与僧海清边便粮番驮,限至秋,依契填纳”。<sup>④</sup> 僧义英有私有的田地,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春种时借寺院床下种。

宋代床字逐渐流行开来,传世文献中频繁出现。地理文献如《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载陕西秦州有床穰堡,岷州有床川、粟川等地,以种植床、粟出名。陕西诸地盛产床,军粮变造多以床为主。司马光《申宣抚权住制造干粮皱饭状》中载,“陕西转运司检会近降义勇,分番条贯。指挥沿边四路十四州军并近里永兴河中同耀、乾、凤翔六州府,速行堪会议勇所居县,分近便省仓斛斗内有床粟或白米,便约义勇合附带干粮秤数中停变造床饼皱饭。如床数不多,即一色变造皱饭。”<sup>⑤</sup> 晁说之诗文中描述有陕西境内种植床的情景,《杨班漱神恩加广应以其诰祭之》有“山可夜入耕阳春,初无梗稻劳灌溉,黄床黑黍易于仁”;《郡斋戏句》有“杂号将军人所薄,东宫赞善自曾嘲,如何今日余为守,黄独白床夸大庖”。<sup>⑥</sup> 黄床、白床都是床的种类,独指犬。<sup>⑦</sup>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记录凤翔府“平川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床尤盛”。<sup>⑧</sup>

元代,床字仍在西北塞外使用。《辽史》载西夏“土产大麦、毕豆、青稞、床子、古子蔓……”。<sup>⑨</sup>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阿不汗山“常岁疏河灌田圃,至八月床麦始熟,终不及天雨”,又“西北千余里俭儉州出良铁,多青鼠,亦床麦”。<sup>⑩</sup>

明清以后,床字在文献中不再多见。钱大昕读《宋史·地理志》及《九域志》记载床穰堡,遍检字书皆无床,莫详其音。读《一切经音义》才知大涅槃经中有粟床字。<sup>⑪</sup> 今检之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处地方志,多不见此字。河北、陕西等地一般写作糜。河西、塞北地区多写为床、糜、麋。民国《洛川县志》载,“糜子,亦作糜,俗通作糜,似黍而小,即黍类也。”<sup>⑫</sup> 康熙《金县志》载,“床四月种九月收。”<sup>⑬</sup> 顺治《肃镇志》载,“床各卫皆有。”<sup>⑭</sup> 乾隆《甘州府志》载,“黍俗曰床。”<sup>⑮</sup>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载,肃州柳林湖屯田种植糜,沙州谷有糜。<sup>⑯</sup>

<sup>①</sup>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96页。

<sup>②</sup> 唐长孺、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462页。

<sup>③</sup> 唐长孺、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79—485页。

<sup>④</sup> 唐长孺、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91页。

<sup>⑤</sup>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44《奏章二十九》,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sup>⑥</sup> [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5,卷7,四部丛刊续编本。

<sup>⑦</sup>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80页)载,“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

<sup>⑧</sup> [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民国续金华丛书本。

<sup>⑨</sup> 《辽史》卷115《二国外记·西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4页。

<sup>⑩</sup>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1,清同治榕园丛书本。

<sup>⑪</sup>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4“床”,清嘉庆刻本。

<sup>⑫</sup> 民国《洛川县志》卷7《物产志》。

<sup>⑬</sup> 康熙《金县志》卷上《食货》。

<sup>⑭</sup> 顺治《肃镇志》卷1《物产》。

<sup>⑮</sup> 乾隆《甘州府志》卷6《物产》。

<sup>⑯</sup>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之《肃州肆册》附载“柳林湖屯田”,《沙州上册》“物产”。

## 二、床的名称流变

床别名又为穄、糜、穄稊。释玄应《一切经音义》载，“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也。星衍曰床即穄省文。”<sup>①</sup>《吕氏春秋》载，“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高诱注：穄，关西谓之糜，冀州谓之穄。”<sup>②</sup>《广雅》载，“穄，穄也”“穄横，穄也”。<sup>③</sup>《玉篇》载，“穄，糜也。”<sup>④</sup>穄稊河西汉代简牍对之亦有记载。<sup>⑤</sup> 床之别名，除穄之外，后世很少流传。穄在河北地区使用广泛，沿用至今。<sup>⑥</sup>

在床的名称演变中，唐宋以后出现了以稷冒穄的现象。

稷、穄都是北方粮食作物。稷即粟，俗称谷子。稷是自先秦以来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穄是黍之不黏者，俗名糜子。秦汉以前无任何异议。南朝陶弘景隐居于一隅，不谙谷类，对于稷米、穄米的评论含混不清，引起陆德明的疑惑，并最终使苏恭将稷穄混为一谈，稷穄相冒。陶弘景《名医别录》“稷米”载，“稷米亦不识，书多云黍与稷相似，又有稌，音渡，亦不知是何米？”又列八谷“黍稷稻粱禾麻菽麦”，称“俗人莫能证辨，如此，谷稼尚弗能明，而况芝英乎？”他以“汜胜之《种殖书》有黍，即如前说。无稷。”暗示黍、稷可能为一种。陶氏稷米论引发了陆德明的困惑，《经典释文》释“稷，本草云稷米味甘无毒益气补不足。……众家释粢为粟，知稷即粟也。然《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sup>⑦</sup>此《本草》为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注》，今已散轶。苏恭则将《吕氏春秋》本味篇之“阳山之穄”与《礼记》宗庙祭祀之“稷”完全混为一谈。《唐本草》载，“《说文》云：稷五谷之长，田正也。自商周以来周弃主之。此官名，非谷口也。又按先儒以为粟类或言粟之上者，《尔雅》云：粢，稷也。传云：粢，盛。解云：黍稷为粢。汜胜之《种殖书》又不言稷，陶云八谷者，……即有稷，禾明非粟也。《本草》有稷不载穄，穄即穄也。今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呼其米为黄米，与黍为仙[籼]秫。其苗与黍同类，陶引诗云稷恐与黍相似，斯并得之矣。”《名医别录》载，“又有穄米与黍米相似而粒殊大，食不宜人，言发宿病。”这应是苏恭将稷和穄混为一谈的主要依据。苏恭批评“儒家但说其义而不知其实也。”<sup>⑧</sup>他又何尝不是如此！

《唐本草》流传范围广，影响很大，唐宋以后许多医书及著述都采取其说。游修龄对历代以稷为穄的著作列表举例，比较详细，不再赘述。<sup>⑨</sup>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此亦未加甄别，影响深远，明清以后地方志中很多都引用其说。

宋代邢昺《尔雅疏》，仍持稷乃粟谷说，“粢稷今江东人呼粟为粢。……粢者，稷也，然则粢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sup>⑩</sup>但毕竟声音弱小。明清以后，这种声音逐渐壮大起来。徐光启《农政全书》对穄、稷作了正名，“古所谓黍，今亦称为黍，或称黄米。穄则黍之别种也，今人以音近，误称为穄。古所谓穄通称为谷，或称粟。粱与秫，则穄之别种也”。<sup>⑪</sup> 这是唐宋以来首次比较全面的正名，认为稷、穄相混淆主要由于音近。

<sup>①</sup> 释玄应撰，庄忻、钱坫、孙星衍校正：《一切经音义·大涅槃经》卷33“粟床”，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sup>②</sup>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14《孝行览·本味》，四部丛刊景明刊本。

<sup>③</sup>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10《释草》，清嘉庆元年刻本。

<sup>④</sup> [宋]陈彭年：《重修玉篇》卷15《禾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⑤</sup> 眖稊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相关记载不少，指出这种作物是汉代西北地区戍卒的廩食以及马匹的饲料。参见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高荣《汉代河西粮食作物考》，《中国农史》2014年第1期。

<sup>⑥</sup> 民国《定县志》卷2《舆地志·物产篇》载，“穄，似黍不黏，俗呼为糜子，有褐、赤、白、黑四种，白者可冒麦粉”；民国《霸县新志》卷4《物产》载，“穄即穄子，黍之不黏者，有黑红二种。”

<sup>⑦</sup>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30《尔雅音义下》，宋刊本。

<sup>⑧</sup> [梁]陶弘景辑：《名医别录》，[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5《米谷部中品》，四部丛刊景泰本；[唐]苏恭：《唐本草》，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6《米谷部下品》，四部丛刊晦明轩本。

<sup>⑨</sup> 游修龄：《论黍和穄》，《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sup>⑩</sup>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疏》卷8《释草》，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疏本。

<sup>⑪</sup>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树艺·谷部上》，明崇祯平露堂本。

清代以后诸多经学家对黍稷、稷穄进行了专门考证,逐渐形成一定影响。清陆陇其对黍稷作了细致的分辨,“今按《真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稷下注云:土人咸以饭黍为稷。愚尝合而观之,黍贵而稷贱,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即粟也。今所谓小米者也。所谓黄米者,黍也。粘者酿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饭黍为稷而黍稷粟之辨随淆然。”<sup>①</sup>陆陇其辨明了黍稷,但对土人称饭黍为稷感到困惑,这主要是饭黍指穄,是黍之不粘者,而穄冒为穄。程瑶田《九谷考》对黍穄作了详细考证,“穄,黍之不粘者,独有异名。穄,上黍也。不黏者有穄与穄之名,于是黏者得专称黍矣。……太原以东呼黏者为黍子,不黏者为穄子。余居武邑,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穄子,而呼黍之米为黄米,穄之米曰穄米,丰润人呼穄子米。北方穄、穄音向迩,穄夺穄名,承伪日久。论者因谓穄穄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穄,失之矣。”<sup>②</sup>至此,穄穄相冒日久的公案,得以厘清。崔述作“穄穄辨”,指出“穄,五谷之长,今俗直谓之谷。穄,黍之别种,不黏者是也,或谓之饭黍。关以西谓之穄,河以北谓之穄。韦昭《国语注》云莠草似穄而无实。今莠正似谷,绝不似穄。此可知穄之为今谷而非穄也。”并从音韵学角度对穄穄相冒进行分析,“穄,入声,子力切。穄,去声,子例切。穄,从叟。穄,从祭。其音其义其文,无一同也。”由于“河北漳以西舌强,能读入声。以东舌弱,不能读入声。中原音韵所谓入声,作平声,作上去声者是也。故读穄与穄之音相似,而乡中人识字不多。”<sup>③</sup>崔氏此论对穄穄混淆原因作了进一步解释。还有其他清人的考证,多以证穄为粟为主。此不赘述。

对于诸家的考证,有些著者表示赞同,如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载,“苏恭谓穄即穄,程氏谓穄即黄黍,内则直呼曰黍,不得冒穄。其说是矣。”<sup>④</sup>河北诸地方志的撰者也有赞同程说者,对旧说进行了修订。民国《完县新志》载,“穄,误为穄,以音同故也。北方呼为穄子,分黄褐赤黑四种,又有白色者,其色洁白可爱。”<sup>⑤</sup>民国《盐山新志》载,“穄,《说文》:穄,穄也。段玉裁曰:黍之不黏者也。北方呼为穄子、穄子。苏恭《本草注》以音同误训为穄,使穄穄皆失其实,同治志亦沿其误,程瑶田力辟其谬甚当。”<sup>⑥</sup>民国《高邑县志》载,“穄,似黍而无黏性,俗多误为穄。”<sup>⑦</sup>民国《清苑县志》载,“穄,不黏者为穄。黍,有黏有不黏。黏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不黏者,饭黍也。今之人谓之穄,实非穄。《说文》:穄,穄也。段注:黍之不黏者也。北方呼为穄子,以其同音,讹穄为穄。”<sup>⑧</sup>这些订正十分必要,以免以讹传讹。

有些著者仍沿用旧说。吴其浚不同于一般经学家,自称雩娄老农,对植物颇有研究,但是仍引用旧说。《植物名实图考》论黍,“雩娄农曰:黍穄盛于西北,河南朔已不遍植。江左南渡议礼诸家无由睹其状,吃其味也。……穄则通呼为穄,亦曰穄。黄者独曰黄米,与《唐本草》符。”<sup>⑨</sup>河北诸地方志中引旧说者也不少。民国《南皮县志》载,“黍,俗称黍子,穄古称粢,别名穄,见字典,又名穄,或穄,俗称穄子。黍与穄皆禾本科植物,而形相似。李时珍谓黍与穄一类二种也。”<sup>⑩</sup>民国《满城县志稿》载,“穄,有赤黑两种。按:《广雅》:穄,即穄是也。或以高粱为穄,或谓粟穄异名同实,皆非也。黍与穄,乃黏与不黏之分也。”<sup>⑪</sup>光绪《承德府志》载,“穄,亦作穄,先诸米熟。案:穄与黍一类二种,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穄。穄可做饭,黍可酿酒。犹稻之有梗与糯也。其色有赤白黑黄数种,穄熟最早,为五谷

<sup>①</sup> 康熙《灵寿县志》卷3《物产志·谷类》;[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2《杂著》“黍穄辨”,清康熙刻本。

<sup>②</sup> [清]程瑶田:《九谷考》“黍”,清皇清经解本。

<sup>③</sup> [清]崔述:《无闻集》卷2《穄穄辨》,清崔东壁遗书本。

<sup>④</sup> [清]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21《物产》,清光绪深州文瑞书院刻本。

<sup>⑤</sup> 民国《完县新志》卷7《食货·物产》。

<sup>⑥</sup> 民国《盐山新志》卷12《故事略·物产上》。

<sup>⑦</sup> 民国《高邑县志》卷1《物产》。

<sup>⑧</sup> 民国《清苑县志》卷3《风土·物产》。

<sup>⑨</sup>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谷类一》,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

<sup>⑩</sup> 民国《南皮县志》卷3《风土上·物产》。

<sup>⑪</sup> 民国《满城县志稿》卷9《风土·物产》。

长，稷穄同声，实一字也。（笔者注：元戴侗《六书故》）南人承北音，呼稷为穄，谓可供祭也。（笔者注：《群芳谱》）<sup>①</sup>其他还有方志亦承旧说，不再一一列举。

由于坚持旧说者仍大量存在，黍、稷、穄分歧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建国以来学者们持续进行讨论。从历史上到现在，论者关于稷、穄的分歧，关注点主要在穄的属性上，对于穄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有的主张穄即穄，有的重申穄即粟，有的持有自己的观点，考证的角度非常广泛。近年来，游修龄、李根蟠等先生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从作物种植特性、考古发掘和作物驯化、音韵学、文字学、经典文本分析等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展开分析，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并逐渐形成了比较主流的认识，将穄的名实回归到秦汉以前应有的地位。<sup>②</sup>

明清至民国以后，床的名称流变又出现黍、床、穄合称为黍、糜或黄米的现象，这又为认识黍、糜、穄增添了困难。

黍、糜、穄合称为黍在清代的考据文章中比较常见。清儒认为，黍糜、黍穄同属黍类，古人亦通称为黍。程瑶田《九谷考》论黍，“按《说文》以禾况黍，谓黍为禾属而黏者，非谓禾为黍属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属而黏者黍。禾属而不黏者糜也。对文异，散文则通称黍。……经传中见黑黍、白黍、黄黍、赤黍，不见黑糜、白糜、黄糜、赤糜，是以知散文通称黍也。”程氏此论不确。汉简中黍、糜记载分明。《广志》郭璞云：穄，有赤、白、黑、青、黄鸽，凡五种。<sup>③</sup>《隋书·礼仪志》载北齐于帝城东南千亩内种红黍、黑穄。《三国志》载乌丸地宜青穄。<sup>④</sup>前引宋人晁说之诗文中有黄床、白床、黑黍。可见古时黍穄、黍糜区别是分明的。

崔述称，“《说文》云：穄，糜也。又云：糜，穄也。穄之苗穗与黍同，故糜从黍。古人均谓之黍。《诗》所谓其穧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是也。关以西亦谓黍为黏糜，此可知穄为黍属而非稷也。”<sup>⑤</sup>谓黍为黏糜，应是清以后之事。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论黍，“苏（笔者注：恭）强分黍为二谷，则尚未尽允。以穄为稷乃苏恭创说，前古无有，故不足为凭也。若汉人之说，粱稷亦分一谷为二，其可信者则从古皆无异说，彼固有所受之也。穄，一名糜。注云：幽、并地宜麻，《释文》麻一作糜，程易畴《九谷考》云糜必穄之误也。”则知古文中黍、糜也是区分的。

《吕氏春秋》中“阳山之穄”，汉代高诱注曰：“关西谓之床，冀北谓之穄。”而到清代河北地区俗称穄为床，而登州通称为黍。郝懿行《尔雅义疏》载，“今京师人亦谓穄为糜。登州人通谓之黍，三者实同物异名也。《齐民要术》引《广志》云：穄有赤、白、黑、青、黄凡五种。《吕览·本味篇》本味篇云阳山之穄，南海之秬。穄亦黍也，异其名耳。”<sup>⑥</sup>登州此处黍应该是不黏的饭黍，即糜子。

从方志来看，黍、糜、穄合称为黍或糜或黄米，在当地是约定俗成，大家不言而明的。不同区域名称虽同，所指并不同。

甘肃诸地黍、糜合称为糜子，通称为黄米。民国《新纂高台县志》载，“黍即黄米，一名糜子。叶长而狭细，迟种而收获早，果实有白黄黑数种，为农家重要的食品，随地皆种，南山各堡尤多此物。”<sup>⑦</sup>民国《重修灵台县志》载，“黍，俗名糜子，有黄白赤黑四种，粒皆黄，俗呼为黄米。”民国《重修皋兰县

<sup>①</sup> 光绪《承德府志》卷 28《物产》。

<sup>②</sup> 关于建国以来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状况，可参见游修龄《论黍和稷》（《农业考古》1984 年第 2 期）、《“禾”、“谷”、“稻”、“粟”探源》（《中国农史》1990 年第 2 期）以及李根蟠《古籍中的稷是粟非穄的确证》（《中国农业科学》2000 年第 5 期）、《稷粟同物，确凿无疑——千年悬案“稷穄之辨”述论》（《古今农业》2000 年第 2 期）中的学术史回顾，此处不再一一罗列。

<sup>③</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 2《黍穄》，四部丛刊景明本。

<sup>④</sup> 《隋书》卷 7《礼仪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44 页；《三国志》卷 30《魏书三十·乌丸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832 页。

<sup>⑤</sup> 崔述：《无闻集》卷 2《稷穄辨》，清崔东壁遗书本。

<sup>⑥</sup>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下《释草》，清同治五年邵氏家刻本。

<sup>⑦</sup> 民国《新纂高台县志》卷 2《物产·植物一》。

志》载，“黍，一名穄，俗名糜子，有数种，俗统名为黄米，其粒较黄粱大而明润。”<sup>①</sup>民国《大通县志》载，“黍，俗名糜子，有数种，统称黄米。”《九谷考》称“糜之米正色，黍之米淡黄色。色愈淡，则其米愈黏。故山西灵石人呼不黏者为黄米，对黏者色淡言之也。”<sup>②</sup>方志中虽称黍，种者并不是黏性的黍，多为不黏的糜子。民国《靖远县志》载，“五谷俱堪树艺，黍稷[穄]为多，黍稷[穄]，秦人通称为糜，而靖远日用多稷[穄]米而黍米差少。”<sup>③</sup>民国《临泽县志》载，“黍，一名穄，俗名糜子，有数种，通谓黄米，其粒[较]黄粱(笔者注：小米)大而明润，性不黏，穗皆散而不结。”<sup>④</sup>

河北诸地黍俗称为黄米，穄糜俗称为糜子。光绪《滦州志》载，“黍，有黑白二种，脱壳者呼为黄米，土俗以之酿酒，为黄酒，并可酿酒造饧，其性黏。”<sup>⑤</sup>光绪《乐亭县志》载，“稷[穄]，俗名为糜，邑中呼为糜子，皮色微黄，米亦如之，性不黏，与黄米合作饭或馍最佳，但种者不如黍谷之多耳。黍，邑境所种黑黄白三色，脱壳则通称为黄米。”<sup>⑥</sup>光绪《丰润县志》载，“黍即稷[穄]之黏者。颗粒大而匀圆，色黄，俗曰黄米。稷，《一统志》作穄，米黄，似黍而不黏，俗名糜子。”<sup>⑦</sup>民国《清苑县志》载，“稷[穄]，不黏者为稷[穄]。黍有黏有不黏。黏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不黏者，饭黍也。”<sup>⑧</sup>黍性黏，不堪作饭，一般都用来酿酒、醋，造糖。糜子性不黏主要用来作饭或馍。

陕西诸地黍糜多通称为糜或糜子，区分为酒糜与饭糜，或硬糜与软糜。民国《靖远县志》载，“黍稷[穄]，秦人通称为糜。”<sup>⑨</sup>糜即糜。雍正《陕西通志》引诸志记载：《咸阳县志》“糜似黍而小，有酒糜、饭糜二种，穗舒散如衫袖，夏种秋熟，先谷早成。”《山阳县志》“黍有数种，秦中呼酒糜子，米可作酒，呼酒黄米。”《葭州志》“黍有红黄黑白紫灰数色，俗谓之糜”。<sup>⑩</sup>嘉庆《延安府志》载，宜川县“稷，一名糜子，有软硬二种，软者灰白二色，可酿酒。硬者丹黑二色，可做饭或蒸馍。”甘泉县“黍即麻子色黄黑白不一”此处麻子应为糜子之误。延长县“糜子软硬二种”。<sup>⑪</sup>软糜子应指黏性的黍，硬糜子指不黏的糜子。雍正《陕西通志》撰者认为：“关中所谓糜者，本谓黍也。苏恭、高诱诸人既误以黍之不黏者为稷[穄]，并谓关中谓稷[穄]为糜，其传讹有自来矣。合观郡县诸志，知马志之辩证者为是。故从之。”<sup>⑫</sup>马志是指明代马溪因编纂的嘉靖《陕西通志》。可见黍和糜通称为黍或糜乃是清代以来的变化。

陕西黍糜有时也通称为黍或黄米，区分为酒黍与饭黍，或酒黄米与饭黄米。雍正《陕西通志》引上述马志载，“黍，其秀舒散，黍之种数十，大约饭黍、酒黍两品而已。酒黍黏，饭黍不黏。饭黍惟关中多有之。晋人邻关中者种种饭黍于其地，三年皆黏不可饭。……关东人谓饭黍为稷[穄]，盖止见酒黍未尝见饭黍也。今以黍言之，黍有紫蓋黍、有罩篱黍，有鹁鸽卵，有牛尾串。其黑者曰秔曰秬。其黏者酿酒，关东所谓黄米酒者是已。不黏者炊饭，关西所谓黄米饭者是已。”<sup>⑬</sup>酒黍指黏性的黍，饭黍指不黏的糜子。黄米酒应为酒黄米，是黏性的黍。饭黄米是不黏的糜子。由此可见关中地区糜之称法繁多。

明清至民国以后，华北、西北地区糜名称的变化，主要是由于黍糜相似，而又种类繁多，加上各地区

<sup>①</sup> 雍正《陕西通志》卷43《物产一》。

<sup>②</sup> 程瑶田：《九谷考》，清皇清经解本。

<sup>③</sup> 民国《靖远县志》卷5《物产》。

<sup>④</sup> 民国《临泽县志》卷首《舆地志·物产》。

<sup>⑤</sup> 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中·物产》。

<sup>⑥</sup> 光绪《乐亭县志》卷23《食货·物产》。

<sup>⑦</sup> 光绪《丰润县志》卷3《物产》。

<sup>⑧</sup> 民国《清苑县志》卷3《风土·物产》。

<sup>⑨</sup> 民国《靖远县志》卷5《物产》。

<sup>⑩</sup> 雍正《陕西通志》卷43《物产》。

<sup>⑪</sup> 嘉庆《延安府志》卷33《户略二·物产》。

<sup>⑫</sup> 雍正《陕西通志》卷23《物产》。

<sup>⑬</sup> 雍正《陕西通志》卷43《物产》。

之间人口流动,语言习俗相互交融,因而出现的混杂现象。不同区域虽名称相同,所指并不一定相同。

总而言之,床,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一种农作物,是西北地区对于糜子的一种俗写。床,本字为糜,正字有糜、糜、糜、靡、床、蕡、蕡等。因地域之差,别名众多,惟以穄为主。所谓关西谓之床,冀州谓之穄。在床的名称演变中,唐宋以后出现了以稷代穄的现象。稷、穄都是北方粮食作物,稷是自先秦以来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稷,即粟,俗称谷子。穄为黍之不黏者,俗名糜子。秦汉以前无任何异议。唐宋以后出现以稷为穄的混乱现象。明清以后稷穄分歧逐渐得以厘清,但其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明清至民国以来,床的名称又出现了黍、糜合称为黍、糜或黄米的现象。这些称法是各地方约定俗成,不言而明的。不同区域虽名称相同,所指并不一定相同。

## A Study on 床 in Documents of Dunhuang and Tulufan

Su Jinhua

**Abstract:**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ncept and entity of 床,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excavated texts and traditional canons, attempts to study thoroughly on forms of writ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names. 床 is one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 area. Its name and spelling varies because of different custom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alias of 床 is 粥. It was called in the area of Guanxi, but called 粥 in Ji Zhou. During Tang and Song, 粥 was replaced by 稷. Although this mistake was gradually corrected after Ming and Q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lasts until nowadays. After Qing and ROC, 黍 粥 were called 黍 or 黄米 in together. Such names are natural in different customs. The signified are different, although the name of different areas is the same.

**Key Words:** 床; 粥; Dunhuang and Tulufan Documents

(责任编辑:丰若非)

## 《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全4册)出版

薛暮桥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我国经济工作中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他参与了解放区经济工作、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制度变革的重大决策。在长期的经济研究与工作实践中,除了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外,他还保存了一批工作笔记。1993年,薛暮桥将其保存的58本工作笔记赠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部分笔记的记录时间起自1945年他在山东解放区工作时,截至1983年他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时,时间长达39年(文化大革命10年空缺),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独有的珍贵资料。薛暮桥笔记的原件于2013年在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被列为国家可移动文物。薛暮桥笔记整理被列为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此次出版的选编保留了笔记中与经济有关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主要包括会议记录、调研记录、工作汇报记录、学术讨论记录,以及薛暮桥本人的汇报提纲、写作提纲、随想等。通过这些丰富、生动的原始记载,读者可以从一个侧面,再次看到从解放区走向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变革的艰难曲折历程,特别是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探讨摸索。这些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本书由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赵学军)